

第一章 綁定學習系統

「滴！學習系統成功綁定，正在確認宿主資訊。」

剛剛恢復意識的沈明姝，耳邊響起了奇怪的電子音，她睜開眼，入目仍是熟悉的房間，屋內空蕩蕩的，並沒有其他人，而那電子音還在說話。

「宿主資訊已確認——

姓名：沈明姝

性別：女

年齡：十歲

體力：三十八

智慧：六十

容貌：八十二

身分：承嘉侯府三小姐

特徵：鹹魚人生，不思進取、安於現狀……」

在說到智慧和特徵的時候，明姝明顯感覺到那電子音露出了嫌棄的情緒。

這是在嫌她蠢嗎？

「你是什麼東西……」她發出的聲音有些沙啞，尾調卻還是透出女童嗓音特有的稚嫩。

「學習系統 666 號竭誠為您服務，宿主也可以稱呼我為才女養成系統。」

「才女養成系統……」明姝咀嚼著這六個字，試探著問：「需要我做什麼嗎？」

「根據宿主個人情況，系統目標為將宿主培養成一名傑出的才女，宿主只需要完成系統頒佈的任務，努力學習，爭取早日成為才女，就可以獲得系統神祕獎勵。」

聽到學習兩字，明姝當即拒絕，「多謝，但不必了。」她眨巴眨巴大眼睛，語氣誠懇地說：「你也看到了，我只想當一條鹹魚，才女什麼的，不太適合我。」

收到她的拒絕，666 號的電子音仍很平靜，「系統一經綁定，無法解綁。」

「那如果我完不成任務會怎麼樣？會被抹殺嗎？」明姝小心翼翼地問。

「宿主請放心，本系統是正經的學習系統，不會做出抹殺這種血腥的事，任務完成與否，全由宿主自行選擇。」

明姝鬆了口氣，剛生出消極怠工想法，就聽見 666 號繼續道：「完不成任務，只會有一些小懲罰而已。」

她瞬間警覺，「什麼懲罰。」

「本系統會根據宿主任務完成狀況，相應地降低宿主容貌值。也就是說，不完成任務，宿主不會死，但會變醜哦！」

變醜兩個字恍若一把鐵錘，重重砸在了明姝心頭。

頭可破血可流，美貌不能丟。

明姝深吸一口氣，露出個甜甜的笑容，「我肯定好好完成任務。」

這時，房門被推開，一個青衣小丫鬟端著銅盆走了進來，正是貼身侍奉她的青荷。

她不想讓青荷發現什麼不對，忙坐直身子，露出懵懂的神色來。

青荷看見坐在床榻上的明姝，面露喜色，「小姐，您總算醒了！」

她三步併作兩步，極快地走到床邊，將銅盆放在床邊矮櫃上，伸手在明姝額頭上摸了摸，觸及肌膚感覺溫度正常後，才放心來，「總算退熱了，我先幫小姐擦一擦。」

說著，她從銅盆拎起棉巾，擰乾水後在明姝臉上輕輕擦拭，動作十分輕柔。

「我這是昏迷幾天了？」瞧著青荷熟稔的動作，她下意識地道。

她的記憶還停留在京中花舟宴，她所坐的那艘花舟意外翻船，船上的人都落了水。她感覺自己被人從水裡撈了起來，卻因為喝進去太多河水，眼前發黑，腦子發沉，很快就失去了意識。

「您意外落水後，就發起了熱，已經昏迷不醒足足三天了……」青荷說到這，眼圈紅紅的。

三天啊……確實有點長，在古代昏迷這麼久不醒，幾乎就是半隻腳踏入鬼門關了，這樣看，她算是命大的。

明姝感受著身上的疲軟，又環顧了一番室內，奇怪道：「怎麼就妳一個人？其餘人呢？」

「紫蘇那天和您一起落水，現在出府休養去了，孫嬤嬤這會去煎藥了，至於其他人……」青荷面露憤怒，「趁著您生病，不曉得在哪偷懶。」

「嗤。」

明姝明顯聽到 666 號發出不屑的嗤笑，似乎在嘲笑她的沒用，連院子裡的人都管不住，其實 666 號也沒笑錯，她並不擅長駕馭下人，平時院子裡大大小小的事，都是紫蘇在管，如今紫蘇一病，院子裡的人可不就沒了管控。

她摸了摸鼻子，並不搭理 666 號，安撫了青荷幾句後，才繼續問：「母親那邊可有說什麼？」

「夫人是來過幾回，可現在……」青荷放下棉巾，語氣很不滿地說：「大小姐和二小姐比您早醒一天，大小姐醒來後不知鬧什麼幺蛾子，一個勁地哭，又是喊侯爺，又是喊老夫人的，還在侯爺那告夫人的狀，說夫人平日對她不管不顧，夫人怕傳出什麼流言，只得暫且守在大小姐那兒。」

聞言，明姝這才想起來，船翻後，和她一同落水的還有她的兩個姊姊。

只是……她面露疑惑，哭鬧告狀，並不像她那謹小慎微的大姊會做出來的事啊？青荷繼續道：「還有二小姐，醒來後一直在說胡話，說什麼失憶了，侯爺心焦，怕她是燒壞了腦子，就把府裡的大夫都叫過去了。」

雖然聽出她的兩個姊姊都在落水後表現古怪，明姝卻沒打算深究。

她是胎穿到古代的，能從一個小豆丁順利長成現在的大豆丁，在並不安生的承嘉侯府過著不問世事的鹹魚生活，憑藉的就是「遇事不多想」、「都與我無關」兩大技能。

隨便那兩位怎麼折騰，只要不牽扯到她，她都懶得去搭理。

只是，作為落水三姊妹的一員，還是年紀最小的一個，她那便宜爹居然連個大夫都沒給她留，她這三小姐實在沒存在感。

明姝看著自己小小的手掌，再次感歎自己命大。

她剛欲朝青荷笑笑，緩解下低落氣氛，下一秒笑意卻僵在嘴角。

「滴！新手任務頒佈，請宿主迅速接收任務……」

青荷看她神情變幻，以為她哪裡不舒服，急忙道：「我這就去喊陳大夫來……」

「不。」明姝喊住她，神色痛苦地道：「妳幫我取一本《禮記》來……順便把筆墨紙硯都備上。」

青荷雖然很疑惑，卻還是照吩咐替她備好了用具，攙扶著她到了書桌邊。

對著攤開的《禮記》，明姝長吸一口氣，提筆沾墨，一臉慷慨悲壯，執筆在宣紙上開始書寫。

……敖不可長，欲不可從，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。

潔白的紙面上出現了一排狗爬似的字，墨漬積成一團，遠遠看去不像字，倒像是一幅寫意畫。

看著自己寫出來的成品，明姝偏過頭去，覺得有點辣眼睛，可視線斜上方的文字還在發光——

新手任務：抄寫《禮記》，任務時限：30 天（1/30）

任務狀態：未完成（0/49）

按時完成獲得獎勵，超時迎接懲罰

「宿主這字抄出來，系統應該會直接判定不合格。」666 號冷漠的電子音響起。明姝內心哭泣，可是她真的有認真在寫。

她是胎穿沒錯，但承嘉侯府並不關心女子的文化水準，也並沒有請夫子教授書法之類的，這就導致了她們幾個姑娘的字都不怎麼拿得出手。

她在心裡委屈巴巴地回應 666 號，「要是給我枝水性筆，我肯定能寫的好看！」

「宿主加油。」666 號不置可否，顯然是對她六十分的智慧值並不信任。

站在一邊的青荷看了看案桌上的宣紙，嘴角抽了抽，試探著問：「小姐這是在畫畫？」那為什麼還要她拿《禮記》？

明姝悲傷得無言以對。

「青荷。」再開口，明姝的語氣幽幽的，「以後出去玩別喊我，好看的話本不用給我帶，我賴床妳一定要喊我……因為從今天開始，我就要好好讀書了。」

讀書？小姐是認真的嗎？

青荷滿臉的難以置信，她是最瞭解自家小姐的，她的日常和讀書完全就扯不上關係。

讀書寫字之類的且不說，畢竟府裡其他幾個姑娘也沒有擅長這些的，但大小姐歌唱得好、二小姐舞跳得好，平日裡也總會加以練習，可她家小姐屋裡的檀木琴，上面積的灰都快有半指厚了。

能待在屋裡絕不出門，能坐著絕不站著，能躺著絕不坐著，不需要請安的時候必定睡到日上三竿，每天就是吃吃喝喝看看話本，其餘瑣事一概不上心……

可這樣懶懶散散的小姐，今天說她以後要好好讀書？

青荷一臉擔憂地看著明姝，她神情嚴肅，小小的手上捏著筆，正在和紙筆殊死搏鬥，誓要將宣紙蓋滿墨色。

嗯，必須喊陳大夫過來看看……小姐這樣子，怕不是和二小姐一樣，也燒壞了腦袋？

一連好幾天，明姝都在奮鬥新手任務，每天稍微洗漱收拾後，就到書桌邊抄《禮記》。

孫嬾嬾看著她勤奮認真的模樣，高興的不得了，「我們小姐總算懂事了。」

青荷卻依舊憂心忡忡，雖然陳大夫來過後，說小姐身體無礙，病氣也散得差不多了，可她還是覺得小姐落水後一些行為很奇怪。

就比如現在，明姝闔上書，放下筆，跑到她身邊眼巴巴地問：「青荷，妳看我今天有變醜嗎？」

粉撲撲的小臉蛋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頭頂紮著兩個俏皮的小花苞，怎麼看都可愛極了，青荷實在是想不通小姐近日為什麼總問這個問題。

「放心吧，小姐每日都很好看。」

明姝卻心疼地對著銅鏡，看自己新長出來的黑眼圈，在心裡質問 666 號，「我的黑眼圈怎麼這麼重，是不是你偷偷扣我容貌值了？」

「明明是因為宿主自己這幾天熬夜摸魚，才長了黑眼圈，本系統公正無私，從不亂扣數值，宿主不要汗蔑我。」

「那你有沒有什麼辦法，能讓我不長黑眼圈呀？比如，美顏丹？」

「本系統是學習系統，並不是攻略系統，並不出售美容產品，不過……」 666 遲疑了一下，「宿主完成特殊任務，將獲得成長點，可以加在容貌值上。」

「增加容貌值就可以不長黑眼圈了嗎？」明姝面露期待。

「不，但可以讓宿主有黑眼圈也很美。」

明姝：「……」

正當她和 666 號交流的時候，有丫鬟進來稟報。

「小姐，今晚闔府在慈安堂共進晚膳，侯爺也會出席，夫人叫我過來知會您，要您早些過去給老夫人請安。」

丫鬟剛走，青荷便開始翻箱倒櫃，明姝歎口氣，乖乖地坐在了梳妝鏡前。

每次家宴，青荷都恨不得把她打扮得跟朵花似的，就比如這會，她給明姝套上了件繁複的淺粉色襖裙，在頭上小揪揪別上櫻粉珠花，嘴裡還在念叨道：「小姐等會一定要多說話，侯爺和老夫人才會更疼您，不然風頭又被二小姐奪了。」

也不怪青荷這麼心急，明姝每回去家宴，一聲不吭只顧埋頭吃飯，承嘉侯和老夫人問一句才答一句。

家宴名義上是聚餐，但對於府中眾人來說，卻是個獲取承嘉侯和老夫人好感的絕佳機會，也只有明姝這種鹹魚，才會真正在這時候埋頭苦吃。

府裡小孩兒不少，她不懂去撒嬌賣乖，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被忽略的一個。

對於自己被忽視這一狀況，明姝是樂見其成的，鹹魚的人生不需要觀眾。

不過，青荷等人卻很不甘心，總覺得是二小姐母女倆在侯爺邊上挑事，才叫侯爺

不親近自家夫人和小姐。

待青荷將她打扮完，天色已經昏沉，明姝迎著落日餘暉，由青荷牽著去往慈安堂。慈安堂是老夫人居住的地方，按照慣例，明姝每週都要去拜見一次老夫人，可因為落水一事，已經空了兩週沒去了。

全家共用晚膳原本是一個月兩次，這會也是停了月餘，等三位小姐病氣散了才再辦的。

「三妹妹！」

她們剛到慈安堂門口，便聽見不遠處傳來少年的呼喊聲。

明姝順著聲音望去，喊她的是個十一、二歲的少年，正是她的五哥沈知鈺。

如果要給破壞她鹹魚生活的人排個名，那麼榜首不是她便宜爹，也不是她娘，而是眼前這個少年。

「三妹妹怎麼不和我玩？」

「三妹妹想要玩什麼？」

「三妹妹我們去哪裡玩？」

諸如此類的問題每每兩人碰面，就會從沈知鈺嘴裡蹦出來，沈知鈺從小就愛纏著她，宛如一塊牛皮糖，怎麼都甩不脫，總喜歡拉著她到處跑。

當然，現在的榜首已經被 666 號佔據了，沈知鈺應該只能排個第二，如果 666 號也算是人的話。

似乎聽見了她的編排，666 號冷哼了一聲，以示不滿。

沈知鈺原本是慢悠悠地走著的，見到她後，露出笑容，興沖沖地朝她跑過來，「三妹妹三妹妹，好久沒見到妳了，我好想妳！」

明姝在心裡控訴：你那是想我嗎？你分明就是饞和我玩。

說著，沈知鈺伸出手就要揉她頭上的小揪揪，可還沒等他的手碰到明姝，就聽到兩道急切的制止聲。

「五少爺別動！」

沈知鈺的手僵在空中，他委委屈屈地看向周遭，不懂為什麼都不讓自己摸三妹妹。一道制止聲來自青荷，她不滿地盯著沈知鈺的手，「等會就要用晚膳了，五少爺不要把我家小姐的頭髮弄亂了。」

「那我摸摸三妹妹的臉可以嗎？」沈知鈺眼巴巴地看著明姝肉嘟嘟的臉頰，滿眼寫著「想捏」兩個字。

「不可。」他身邊的嬾嬾又一次出聲制止，那嬾嬾堆著笑道：「三小姐病剛好，少爺身子骨也弱，還是不要靠三小姐這麼近的好，萬一被過了病氣……」

聞言，青荷表情有些氣惱，這是把她家小姐當成什麼病源了嗎？

沈知鈺卻滿不在乎，「我身體明明很好，三妹妹身上也沒有病氣，嬾嬾不要亂說。」這話出來，青荷表情才略有好轉。

明姝卻覺得頭疼，沈知鈺方才那話確實讓她有那麼點感動，可是他現在在她身邊轉圈圈，露出想要被順毛的狗狗一樣的眼神，著實令她有點吃不消。

「三妹妹不想我摸的話，那我就不摸了，但三妹妹可以摸摸我嗎？」

明姝被吵得腦瓜子疼，她頗為無奈地伸出小肉手，在沈知鈺手上拍了拍，以示安慰。

沈知鈺看著她鼓著包子臉，卻露出無奈的小大人表情，簡直被她融化，眼裡星星都要冒出來了。

三妹妹真是太可愛了！

而在明姝拍完沈知鈺後，腦海中卻響起了電子音——

「滴，『兄友妹恭』成就達成，成就獎勵：成長點加一，學習經驗值加二十。」

「兄友妹恭（初級）：我家哥哥（妹妹）真是太好了！」

「成就效果：兄妹之間互相說明，獲得對方部分學習特徵，相互間好感度增加。」

還有這種功能嗎！明姝眼神很興奮，通過這幾日對系統的摸索，她已經知道學習經驗的用處，有了學習經驗，就可以在系統商城中購買一些課程或者道具。

只是她一直卡在新手任務，根本就沒有獲得學習經驗的機會，沒想到達成所謂的成就，也可以獲得學習經驗，還獲得了一點成長點。

她喜孜孜地在心裡向 666 號道：「快加在容貌值上。」

至於那二十點學習經驗值，不知道可以買到什麼……不過，這些還是等她回自己院子後再細看比較好。

她和沈知鈺在慈安堂外面鬧了許久，此刻是不好再耽誤下去了，青荷過來牽她，

「小姐，時候不早了，還是快點進去給老夫人請安吧。」

「我和三妹妹一起進去。」沈知鈺露出憨憨的笑容，緊緊跟在她身邊。

若是以往，明姝可能就直接拒絕了，但不知道是不是那「兄友妹恭」成就的效果，她此時看沈知鈺順眼了許多，居然有些不忍心拒絕他。

算了，一起就一起吧。

明姝歎口氣，任由沈知鈺跟著。

第二章 姊姊們有古怪

在進去的短短路程中，沈知鈺嘰嘰喳喳說個沒停，從他新買的彈弓一直講到了前天打下來的的小鳥，還眉飛色舞地說要把鳥送給她。

明姝心裡嘀咕道：如果是和你一樣吵的話，那就大可不必。

進了廳堂，裡面已經坐得滿滿當當，明姝悄悄環顧，發覺自己和沈知鈺是來得最晚的小輩。

她和沈知鈺一齊向坐在首座上的老夫人請安，然後乖巧地站在廳堂裡，等老夫人回話。

坐在廳堂左側的是個面容清麗的藍衣婦人，她蹙眉道：「姝兒怎麼來得這麼晚。」

明姝欲哭無淚，她到得晚，沈知鈺要負一大半責任。

於是，她不安地扭著手指，眼神不住地瞥向沈知鈺，似乎在向他求救。

沈知鈺看著她害怕的神情，頓生保護之情，他大聲道：「是我硬拉著三妹妹在外面說話的，夫人不要罵三妹妹。」

老夫人看得好笑，打趣道：「知鈺還會護著妹妹了，倒是有長進。」

老夫人又看了看站在一邊神情不安的明姝，覺得有趣，她和這個孫女並不親近，

可如今看她這模樣，著實是惹人憐惜，於是語氣都放緩了些，「明姝別聽妳娘的，妳到得不晚，奶奶看著妳就高興呢。」

「三妹妹人小，又是大病初癒，難免到得慢一些，母親也不必對她過分苛刻了。」坐在右側的青衫少女捂著嘴，輕笑道。

說話的正是大小姐沈容華，明姝順著聲音望去，若不是音色容貌變化不大，她簡直要認不出這位大姊了。

原本軟弱怯懦的神情一掃而盡，如今的沈容華舉止落落大方，神情溫和卻不顯柔弱，雙眸晶亮，神采奕奕，笑容合宜得體，連唇部上揚的弧度都恰到好處。

殼子還是那個殼子，可明姝卻敏銳的感知到，大姊已經不是從前那個大姊了。她自己是穿越的，對於旁人的變化難免敏感些，可看著周圍人，似乎並沒有對此表現出多震驚的神色，看來都是覺得沈容華經歷一番生死，性情有些變化也是正常的。

仔細觀察，她發現沈容華的行為舉止，還是能看出些從前的影子，不禁揣測沈容華應當是重生，才想到這裡，腦海裡的 666 號便嗯了一聲，似乎是在附和她的想法，看來真的就是了。

沈容華這話說的頗有水準，言語中擠對了蘇氏，卻又是打著為明姝說話的名頭。蘇氏卻只是笑了笑，並沒有回應沈容華，她的神情有些疲憊，是前些日子被沈容華折騰得夠嗆，並不想再和她多言。

沈容華這次落水醒來後，就跟變了個人似的，也不知道使了什麼手段，叫承嘉侯的心全然偏向了她，竟當著眾人面斥責蘇氏薄待了沈容華，直接下了蘇氏的臉面。蘇氏管理侯府後宅十餘年，平心而論待沈容華不薄，平日明姝有的，何曾少了她一份？且這次落水受難的又何止沈容華一人，她的明姝也在發熱，她卻都顧不上照顧，如今反被丈夫斥責，這叫蘇氏如何不生憤怒。

繼母難當，蘇氏從前以為這個長女算是個溫順的，今日才算是明白，咬人的狗不叫，長女既然露出獠牙了，她日後多盯著些就是。

蘇氏回想起沈容華剛醒來時流露出的鋒銳眼神，又看了看自個兒一臉天真的女兒，心中歎息，以後要讓姝兒離沈容華遠一點才是。

「過來坐好。」蘇氏朝明姝伸手。

明姝乖乖地在蘇氏身邊坐好，就不做聲了。

自打她進入廳堂，便有一道目光猶如附骨之蛆般黏在她身上，她狀似無意地朝著那目光方向看去，察覺盯著她的人正是她二姊沈玉柔，見她回看過來，沈玉柔眼珠轉了轉，心虛一般地偏開了視線。

好的，又是一個不對勁的。

瞧著沈玉柔慌亂的神情，再聯繫青荷先前所說的二小姐在醒來後的奇異表現，她再次意識到，二姊也不再是從前的二姊了。

就是不曉得，是重生還是穿越了。

「不過是異世之魂罷了，妳那二姊在河裡時魂靈就散了。」666 號在腦海中解釋。聞言，明姝在心底長歎一聲。

「妳若不是和我綁定了，估計下場也和妳二姊一樣。」666 號繼續道。

明姝回想起在那冰冷的河水掙扎的場景，登時感到窒息，她連忙晃了晃腦袋，將思緒從記憶中抽離開。

意外已經發生，生活還要繼續。

眼下值得她擔憂的是，她這兩個姊姊，一個重生，一個穿越，湊在一起破壞性是一加一大於二的。

府裡日後雞飛狗跳的生活，可以想像了。

承嘉侯府內的情況實在錯綜複雜，她爹有四子三女，第一任夫人早早就病逝了，她娘親是續娶的第二位夫人。

大姊沈容華是先夫人所出，今年十二歲，由於早早就沒了生母，她在府中行事一向低調，不爭不搶，對繼母也很尊重，對外展現的也是溫順軟弱的模樣，不過現在的沈容華顯然已經換了個人設。

二姊沈玉柔是柳姨娘所出，今年十一歲，性子嬌俏活潑，母親柳姨娘又是陪伴承嘉侯多年的老人，由此她是三姊妹中最受承嘉侯寵愛的一個，她雖不喜歡自己這個妹妹，卻也沒主動生過事。新來的「沈玉柔」看著也是挺活潑，和原主性子似乎差異不大，眼睛骨碌碌地轉，一看就是個主意多的。

剩下的幾個少爺都是姨娘所出。

至於沈知鈺，他是二房遺孤，父親早些年出征，死在了沙場上，母親是老夫人親侄女，生下他就歿了，按排序來算，他在府中被稱作五少爺。

因為身世可憐，又和老夫人親緣更濃，他分外得老夫人憐惜，是侯府最受寵的小輩。

而她的母親由於是繼室，年紀不大，性子又溫和，並不打壓府中妾室，對於其他人所出的兒女也都是厚待，所以侯府先前的日子倒也太平安生。

不過現在，多了兩個變數，這安生怕是沒有了。

老夫人正在講話，兩邊的人都是在側耳認真傾聽的模樣，只是心裡懷的是什麼心思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但是，這都與她無關，趁著這功夫，她讓 666 號展開了系統商城的面板，看看能買到些什麼新奇玩意。

手握二十點學習經驗的明姝原本信心十足，可在看見商品價格後，一下蔫了。

「清元丹，兩百學習經驗；如意筆，兩千學習經驗……你不是學習系統，是搶錢系統吧！」明姝憤憤地在心裡道。

「本系統只要學習經驗，不要錢的哦。」666 號用古井無波的電子音說出俏皮的話語，透著濃濃的違和感。

明姝瀏覽了一番，發現二十學習經驗能買到的東西，對於此時的自己用處並不大，於是她點開了課程列表，裡面的課程大部分是鎖定的，只有三個區塊可以選擇，分別是武術、心理學、記憶鍛煉。

三門課程價格都不貴，武術五點，心理學十五點，記憶鍛煉十五點，但對於現在的明姝來說，都不是最緊要的。

「就沒有書法課之類的嗎？」她狗啃般的字，急需搶救一下。

「宿主當前許可權不足以開啟其他課程。」

好吧……明姝想了想後說：「那就開啟記憶鍛煉吧。」

「滴！宿主已成功開啟記憶鍛煉課程，剩餘學習經驗：五點，是否馬上開始學習？」

明姝選擇「否」後，突然覺得周圍氣氛有些不對，她收起系統面板，才發覺廳堂內大部分人都在看著她。

明姝一臉疑惑，發生了什麼事？

「姝兒，妳三哥在和妳說話呢。」旁邊的蘇氏在她胳膊上捏了一把。

和明姝搭話的是三少爺沈洛源，他也是柳姨娘所出，是沈玉柔的同母哥哥。

明姝剛才看學習系統去了，自然沒聽見沈洛源說了什麼，她抬手撓了撓頭，露出尷尬而不失禮貌的笑容。

「屋裡好生熱鬧。」

正當明姝思索該怎麼打破這場尷尬，堂外傳來了道雄厚男聲，一個身著靛藍錦袍的中年男人闊步跨進了屋內。

這正是承嘉侯，她爹。

承嘉侯在向老夫人問安後，才笑著問道：「你們方才在聊什麼？」

老夫人目光落在明姝身上，笑容慈祥，「洛源方才在問明姝近日的學習情況，我也是才知道，我們明姝這些日子在院子裡居然是在認真讀書。」

沈洛源跟著補充，「我前日去庫房取文房用具，才聽說三妹妹差人取了好幾回紙墨，府裡存的大半宣紙，都是被三妹妹取走的，聽家僕說，三妹妹這些日子一直在讀書。」

聞言，承嘉侯有些吃驚，看著自己粉團似的三女兒，不由走近捏了捏她的臉頰，道：「明姝近日在讀什麼書，說給爹爹聽聽。」

「《禮記》……」明姝掙扎著把自己的臉解救出來。

這些人怎麼回事，一個兩個都喜歡捏她的臉，她目光一偏，果然看見沈知鈺露出了嚮往的神情。

明姝抓了抓自己的小揪揪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不過明姝讀不懂，只是在抄寫，所以用的紙多了些。」明姝睜著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忐忑地望著承嘉侯，「爹爹不會怪明姝用多了紙吧……」

憑藉八十三點的容貌值，明姝做出這樣可憐的表情，殺傷力極強。

承嘉侯一顆心都被萌化了，哪裡還會有怪她的意思，他笑咪咪地揉了揉她的頭，「明姝如此好學，爹爹高興還來不及，怎麼會怪妳，府裡的紙墨妳隨意取用，不夠就和妳娘說。」

明姝的髮型終究還是沒有保住，小揪揪被揉得亂糟糟的，她暗暗腹誹：幼崽紮什麼頭髮，反正都會被揉亂，幼崽就應該剃光頭！

承嘉侯看著她亂糟糟的頭髮，輕咳一聲，將手縮了回去，道：「明姝這麼乖，爹爹要獎勵妳，妳有什麼想要的儘管說，爹爹都答應妳。」

這話一出，廳堂中的人都露出了豔羨的表情，沈容華眼中暗芒一閃而過，沈玉柔

眼珠滴溜轉，似乎受到了什麼啟發。

聽到獎勵二字，明姝兩眼放光，揪揪們沒有白亂！

「什麼獎勵都可以嗎？」詢問過，得到承嘉侯肯定的點頭後，她迎著眾人目光，鄭重其事地道：「那我想要爹爹給我找個書法老師。」

「沒問題……」承嘉侯旋即應諾，卻在意識到她的要求後再次愣住，「書法老師？」他還以為明姝會要裙子首飾一類的獎勵，沒想到她要的居然是這個。

明姝認真地點了點小腦袋，面露羞澀，「明姝的字實在太難看了，抄出來的字和書上完全不一樣……」

嚶嚶嚶，所以她雖然這些天辛辛苦苦，任務時限已經過七天了，完成度卻只有二，照這樣的效率下去，這新手任務鐵定會失敗。

任務失敗的話，她漂亮的小臉蛋就會受損，到時候再好看的裙子首飾都不香了。這樣想著，她的神色更堅定了，留得美貌在，不怕沒裙穿。

承嘉侯笑意更甚，看向明姝的眼神別提多欣慰了，「好啊，沒想到姝兒今天給了我這麼大的驚喜……」說著，他目光溫柔地看向蘇氏，「夫人把姝兒教的很好，我這個做爹的倒是疏忽了些，一直埋沒了姝兒上進的心思。」

同樣落水，沈容華醒來後只曉得和他哭啼訴苦，沈玉柔待在院子裡一點不安生，明姝比她們還小，卻不哭不鬧地在院子裡讀書，這樣對比，長女和次女的表現實在是差勁……

這樣想著，他不滿地看著另外兩個女兒，「妳們都和姝兒多學著點，整日懶懶散散的，哪有姊姊的樣子。」

明姝頓時感覺有兩道冷嗖嗖的目光對準了她，很好，不愧是便宜爹，一下就給她把仇恨值拉上來了；她被誇得也甚是心虛，要說懶懶散散，以前最符合這詞的正是她本人。

其餘人就算覺得明姝今日的表現摻水分，也不會在此時說出來讓侯爺不高興。

不過，承嘉侯接下來的話恍如驚雷，令眾人都吃了一驚。

「恰好皇上要為幾個公主選伴讀了，我瞧著姝兒就可以去試一試。」

好的，破案了，大家都這麼想。承嘉侯明明從前並不關心女兒們學習情況，這會突然這般大肆誇獎明姝，果然是有前因的。

「滴！支線任務：成為公主伴讀，時限：三個月。」666 號適時出來湊了個熱鬧。新手任務還沒完成，又多了個看起來就不容易的支線任務，「試一試」和「成為」之間的難度大概差了一座高山，公主伴讀哪裡是這麼好當的！

明姝欲哭無淚，卻還不能表現出不情願的態度，不然這任務就得當場失敗。

蘇氏原本是高興的，可在看到自己傻女兒懵懂神情後，喜色慢慢淡去，就姝兒這性子，哪裡適合摻和進宮中事……

另一邊的柳姨娘卻酸得險些把手上帕子絞碎，這樣的大好事怎麼就落到沈明姝身上了？

她嬌笑著同承嘉侯搭話，「三小姐年紀小了些，不如讓玉柔也去試試，玉柔性子溫順，做伴讀最適合不過。」

沈玉柔眼神亮晶晶地看著承嘉侯，顯然對成為公主伴讀頗為心動。
承嘉侯遺憾地搖搖頭，「玉柔身分低了些，不適合去參加遴選。」說著，他目光轉向了沈容華，「容華倒可以去試試。」
沈容華心念微動，面上卻不顯，仍維持著完美的笑容。
公主伴讀……上輩子的她連遴選的機會都沒能獲得，這輩子果然是不一樣了。
她信心滿滿，對這個位置抱了勢在必得的想法。
聽了承嘉侯的話，沈玉柔手掌緊握著，指甲都掐進了肉裡，心裡甚是不服氣。
為什麼她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，就因為她是姨娘生的嗎？
這些古人真是封建迂腐，她陳曉柔會向他們證明，就算她現在是庶女，日後成就也不會低於那些所謂的嫡女！
君不見那些古代小說中，最後翻身逆襲的都是庶女嗎？走著瞧。

最後定下參加遴選的，就是明姝和沈容華兩個，柳姨娘和沈玉柔雖然心有不甘，卻也無計可施。
眾人又陪著老夫人說了一會話才開始用膳，席間講究食不言，並無人閒聊，只聽得碗筷碰撞的聲音，待到用完餐，外面天色已經徹底黑了。
老夫人在用完餐後就離席了，她年紀大了，精力有限，休憩的也早。
老夫人離開後，承嘉侯簡單吩咐了幾句，也離開了慈安堂，他還有公務要忙。
隨後幾個少爺先後回了自己院子，他們也還有課業要做。
沈玉柔由於心中憤鬱之氣未消，不願意留在這叫人看笑話，拉著柳姨娘先走了。
見人走得差不多了，沈容華溫婉一笑，施施然朝著蘇氏行禮，「容華先告退了。」
蘇氏冷淡地應了一聲，並不願多搭理她，沈容華也不在意，由侍女陪著離開了慈安堂，走的時候背挺得直直的，高傲得像隻孔雀。
明姝腦海裡想到這個比喻，忍不住有點想笑。
「還有心思笑。」蘇氏沒好氣地給了她一記栗爆。
「娘……」明姝委委屈屈。
蘇氏喚人提著燈籠，竟是要送她回院子。
到了她院子，蘇氏一言不發地拉著她進了屋，屏退了下人，等屋裡沒人了，才伸手揪住了她的耳朵，「說吧，今日整這一套，是想做什麼？」
「我真的就是想好好學習。」明姝語氣很是委屈，蘇氏下手不重，可被揪耳朵讓她感覺甚是羞恥。
「我是妳娘，我還不清楚妳那德行！平日裡懶得跟隻貓兒似的，妳要是能乖乖讀書，我還用那麼操心嗎？」蘇氏在她耳朵變紅前才鬆了手。
「娘！」明姝伸手抱住蘇氏胳膊，朝她甜甜地笑，「您說的那是從前的我了，現在的我是真的喜歡學習。」
蘇氏神色稍微和緩了些，語氣仍很嚴厲，「別的暫且不說，公主伴讀可不是好玩的，妳在府裡出了什麼事，我還能替妳收拾，可妳要是在宮裡鬧出什麼事，沒人

保得住妳。妳可別指望妳爹，妳爹到時候可不會管妳。」蘇氏私下和明姝談起承嘉侯時，語言從來很直接。

蘇氏的語氣雖然不太好，可明姝仍舊聽得心裡暖洋洋的。

娘親自然是為了她好，才不想讓她摻和進公主伴讀之事。

她表面上連連答應，可心裡並沒有放棄，這事既然已經成了任務，那麼她硬著頭皮也得去試一試。

第三章 入太學迎考試

翌日，承嘉侯那就傳來消息，讓她好好準備，三日後去太學報到。

入太學是遴選公主伴讀前的流程，明姝心裡有數，自然沒有覺得多意外，只是默默心疼再次銳減的摸魚時間。

青荷聞訊卻相當激動，先前府裡面只有幾個少爺才有資格入太學念書，小姐也能進去讀書，在青荷看來是頂光榮的事。

她喜孜孜地開始收拾東西，嘴上還念叨著，「要是紫蘇在就好了，她比我機靈，肯定能準備得更妥當。」

明姝看著她把鋪蓋都翻出來了，無奈地道：「去太學並不會住在那，每日還是要回家的，只需要備好書和文具就行了。」

承嘉侯真正要她好好準備的，是她的書法，不然就她那狗爬字，說不準第一天就會被老師趕出去。

也是因為這樣，承嘉侯這天派來了個書法老師，每日盯著她練習書寫，誓要用填鴨式的教法讓她在入學前「出師」。

明姝每天抱著筆桿子，從早到晚，在老師虎視眈眈下含淚寫大字。

她不由對沈容華心生羨慕之情，沈容華是重生的，字肯定寫得好，就不需要像她這樣苦練書法了。

在練字中，三日一晃而過，明姝提著蘇氏給她準備好的小包裹，身邊跟著青荷，同蘇氏告別後，提著小包裹上了馬車。

沈容華已經在車上了，朝她柔柔一笑，「三妹妹。」

明姝抱著小包裹坐在了馬車另一側，乖巧地道：「大姊姊。」

在基本的客套後，兩人都不再說話，車內一片寂靜，只聽得見馬車輪子轉的聲音。

約莫兩刻鐘後，馬車停了下來，青荷從外面挑起簾子，明姝在沈容華後面下了馬車，入目是一座青瓦翹簷的古樸建築，正門上高掛著牌匾，上面龍飛鳳舞兩個漆金大字——太學。

太學位於皇城邊，建築古樸，前邊是鬱鬱蔥蔥一片綠意，左右兩邊各有一株參天古樹。

明姝正四下打量著，卻發現沈容華站在原地，神情愣怔，目光直直地朝著身後方向，似乎看什麼看呆了。

她好奇地轉過身，順著沈容華目光方向看去。

那是一輛錦藍色頂的馬車，車簾被從裡面揭開，露出一雙修長如玉的手，旋即，車內人探身下了馬車。

積石如玉，列松如翠。郎豔獨絕，世無其二。

在見到那人面容後，明姝瞬間想到了這句詩，無論是在前世，還是在今生，他永遠都是如此耀眼的存在。

謝嘉言……她在心裡輕輕念出這人的名字，心底湧起複雜又酸澀的情緒。

「聽說謝世子這回月考又拿了頭名。」

「可不是，幾位學官都給他評了甲等。」

隨著謝嘉言出現，周圍的人都在低聲議論，語氣是掩不住的豔羨。

謝嘉言卻並未和任何人打招呼，目不斜視、昂首闊步地越過了周圍的人，直直走向太學門口，只留給眾人一個背影。

他身姿挺拔，即便只是背影，也令人覺得氣質卓然。

明姝只是深深地看了他的背影一眼，便移開了目光，也掩去了心中情緒波瀾。

而她偏頭去看，卻發覺沈容華仍愣在原地，目光遙遙地看著前方的人流。

「大姊姊？」明姝輕聲喚她，「我們是不是要進去了。」

沈容華恍若被驚醒一般，她掩去目中複雜情緒，朝明姝露出個溫和的笑，「太學不愧是讀書的聖地，景致果然非同一般，我都看呆了去。」

說著，她掩唇輕笑，好似剛才真的是在認真看風景一般。

這動作原本是極顯女子風流韻態的，可現在的沈容華才十二歲，做出這麼有女人味的姿態，看著就很是彘扭了。

兩人一同走進了太學中，入內先看到的是一座園林，溪水淙淙、奇石疊砌，甚是雅致。

假山下已經聚集了七八個人，有男有女，神色或懵懂或期待，一看就是這回新入學的，明姝兩人輕鬆地融入了其中。

別的不說，重生而來的沈容華交際能力實屬優秀，很快就和裡面一個綠裙女子姊姊妹妹地聊得火熱。

「等會還要測驗，我好緊張呀。」綠裙女子抱怨道。

測驗？沈容華和明姝都是神情一變，爹壓根就沒有和她們提過這件事啊……

明姝這幾日被抓著練字，有空閒時間都在抄《禮記》，每天累得一挨枕頭就睡，連熬夜摸魚的精力都沒有，更沒有做過什麼複習的準備。

沈容華剛欲多問幾句測驗相關事宜，就有一個頭戴黑布巾幘的男子過來招呼他們，

「各位新學子都隨我來。」

入學第一天，眾人都想好好表現，於是不再有人交流，都安靜乖順地跟在男子身後。

一行人走過園林內的小道，由男子領著進入了一處寬敞的廳堂，裡面設著幾十個坐席，空氣中都瀰漫著一股清幽的墨香。

「各位都選個位置坐好，學官頃刻就到。」

沈容華和明姝雖是塑膠姊妹花，可畢竟同出一府，這會兒還是坐在了相鄰的位置。

在男子離開後，沈容華狀若不經意地問：「方才在學府外面，明姝認識那個青衣公子？」

雖未指名道姓，可明顯就是在說謝嘉言。

明姝不慌不亂，大大方方地道：「謝世子的才名，我在來太學前就有聽聞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沈容華輕笑道：「葉謝兩家交情不錯，明姝若是仰慕謝世子，下回我帶妳去同他打聲招呼。」

葉家正是沈容華的外祖家，也是京中的高門世家。

他要是會搭理妳算我輸，明姝在心中淡定地想。

666 號圍觀了全程，好奇道：「宿主就不想問問她同小郎君有什麼瓜葛嗎？」

明明它能檢測到宿主對那小郎君的好感值極高，應該很在乎他才對。

「不用問，沒瓜葛。」明姝語氣甚是篤定。

在現代的時候，謝嘉言便是校內出了名的高嶺之花，縱然仰慕者無數，卻少有人能接近，就連她這個前座同學，同他交談的次數也屈指可數。

若不是後來，在她落入那樣的困境中時，只有他照入了一束光，她不會知道原來冷言寡語下，他有著一顆比誰都柔軟的心……

想到前世，明姝心顫了顫，迅速收回思緒，從回憶中剝離開來。

不等 666 號再次發問，她深吸一口氣，直接轉開了話題，「我就要考試了，你還抓著我聊這些，我看你別當學習系統了，改行八卦系統好了。」

666 號在虛無空間晃蕩了無數年，連個說話的對象都沒有，好不容易綁定了一個宿主，難免話有點多。

被明姝噙了後，它氣呼呼地哼了一聲，直接了當地佈置了任務。

學官進入廳堂，電子音也隨之響起——

「滴！支線任務：獲得入學測驗第一名。」

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」明姝委屈控訴，「我這是裸考！你還讓我考第一名？」這現實嗎？

666 號高貴冷豔地哼了一聲，並不搭理她。

宋學官看著約莫四十歲，鬚髮稀疏，身量不高，他在講臺處落坐後，目光在堂內掃視了一圈，皺著眉頭道：「怎麼來了這麼多女子？」

堂內總共十九人，裡面有八人是女子。

縱然面露不滿，他還是揮手示意身邊書童，給眾人分發考試題目，每人分得三枚寫著題目的竹簡，兩張作答用的紙張。

「在答卷紙上抄題作答，一個時辰後交卷。」宋學官手摀著額角，閉目吩咐。

席位上已經備好了筆墨硯，墨汁都是磨好了的。

明姝捧著三根竹簡，誠懇地拜了一拜後，才從中取了一根。

任意默寫一篇十三經內的篇目。

看到這題目，她鬆了口氣，很好，三分之一的分數穩了。

她先前書法欠佳，抄寫《禮記》抄出了不少廢稿，單是第一篇〈曲禮〉就抄了十幾遍。

她提筆沾墨，信心滿滿地落筆默寫。

666 號見狀，吃驚地發現她的筆跡和先前已經判若兩人。

現在紙上這字，雖還稱不上娟秀，但方方正正的，叫人能輕鬆辨認出字形。

能在數日間有這麼大的進步，可見明姝是下了苦功的。

666 號深感自豪，能讓一條鹹魚在短時間內變得這麼勤奮，還是「自願」的那種，這說明了什麼？這說明它 666 號業務能力頂尖啊！

明姝若是知曉 666 號此刻的想法，必定是要贈它呵呵二字的。

但此刻她寫得很專注，腦海裡背一句，手上便默一句，〈曲禮〉篇幅很長，她抄的時候都要花半個時辰，默起來就更慢了。

好在上回她開啟了記憶鍛煉課後，為了賺成長點，學習過兩次。

課程裡面講述的一些記憶方法很好使，讓她背東西記得很牢靠，這一回的默寫也頗為順當，中途少有出現停頓。

可就算是這樣，默寫完〈曲禮〉全篇，也花了近一個時辰。

也就是說，留給她做另外兩道題的時間不多了。

這題目數量和考試時間明顯不配啊！

她自認已經算動作快的了，可就算是這樣，想要答完三道題也不可能……她不由得偏頭去看向四周，其他人大多面色平靜，偶有抓耳撓腮的，卻不像是因為擔心時間不夠。

「不要東張西望。」

講臺上的宋學官仍是閉眼的狀態，卻像是能看見明姝的舉動。

明姝神色凝重，額角滲出汗來，顧不得多想，將剩下兩枚竹簡一齊看了——簡述十三經。

擇一詩經篇目，述己所悟。

這兩道題她都能答上一些，可剩下的時間明顯不夠答完。

她稍加思索，便迅速提筆開始寫。

不管怎麼說，總要盡力試試，能多寫些就多些分數。

約莫一刻鐘後，講臺上的宋學官睜開眼睛，聲音低沉卻具有穿透性，「停筆。」

還是沒寫完……明姝失落地放下筆，旋即便有書童將竹簡和答卷一同收走。

待書童們收齊答卷後，宋學官的目光再次在堂中眾學子身上掃過，落在明姝身上的時候，她明顯察覺到不善的情緒。

沉寂片刻，宋學官才悠悠開口，「你們能坐在這考試，就都是要入太學讀書的，太學是讀聖賢書、沐先哲禮的地方，你們中的一些人，可不要把歪風邪氣帶進來了，汙了這片清淨。」說到最後，宋學官語氣嚴厲，目光卻盯著場上女子，看來不只是討厭明姝，這堂中女子他都不喜歡。

宋學官話語毫不客氣，幾乎是直接到在警示堂中的女學子，全然不顧她們大都是權貴千金，家世不凡。

他又簡單說了幾句事項後，便讓眾人都回家等成績，之後會依據成績將新學子分入不同層次的書齋。

坐在回府的馬車上，明姝直接將「我不高興」寫在了臉上，沈容華雖然維持著得體的笑容，可那笑意不達眼底，心情估計也是不好的。

因此，兩人並未搭話。

明姝還在回想剛才的考試，為那本可以拿到卻錯失的分數可惜。

「原本我是有希望拿高分的。」她委屈地和 666 號抱怨，「我就應該看完所有題後再答。」

太久沒經歷過考試，她連基本的應試技巧都忘了，這下好了，三道題只答完了一道，剩下兩道就寫了個開頭。

這次的支線任務肯定失敗了。

她回想起宋學官看向她時不屑的眼神和他對女子的輕視，心裡更覺得堵得慌，她悶悶的對 666 號說：「我不喜歡那個學官。」

馬車在侯府門口停下，明姝在沈容華後下了馬車，令她意外的是，沈容華不知怎的，湊過來拉住她胳膊，要同她一起走，儼然一副和她姊妹情深的模樣。

走了幾步，沈容華突然掩嘴輕笑，「明姝莫要哭喪著臉了，不就是沒考好嗎，日後在太學好好學習就是了。」

難得沈容華會出言安慰她，明姝還沒來得及回應，就聽見道渾厚男聲說：「明姝此番沒有考好嗎？」

明姝抬頭只見承嘉侯正迎面走來，聽見了沈容華的話，瞬間皺起了眉毛。

安慰個鬼，她就知道……

明姝還沒來得及說話，沈容華就搶著道：「爹爹也不要責怪明姝了，我當時就坐在她邊上，考試的時候明姝急得都出汗了，可見也是用心去作答了，這一次考試沒考好，也算不得什麼。對吧，明姝？」

沈容華朝她笑得溫柔，像是真心關切妹妹的好姊姊。

話都被妳說完了，我還有什麼好說的。

明姝心裡吐槽，卻還是點點頭，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著承嘉侯，「姊姊說的對，明姝這次沒考好……」

聞言，沈容華嘴角笑意更甚。

「這次肯定拿不到頭名了。」明姝低著頭，一副傷心的樣子。

沈容華的笑意瞬間凝住。

「拿不到頭名就不能給侯府爭光，明姝真的好沒用。」她手攢成小拳頭，在眼圈處作抹淚狀。

沈容華心中罵道，沈明姝在說什麼鬼話？她坐在沈明姝身邊可是看到了的，她後面急得小臉通紅，明顯就是寫不完，而她三道題做完時間都還有剩，雖然覺得答得不算太好，但肯定比沈明姝考題沒寫完要好。

題目都沒寫完，沈明姝居然有臉說要拿頭名，這小丫頭臉皮還挺厚，真當她不會在爹爹面前說出實情？

可承嘉侯已經走過去摸著明姝的頭輕聲安撫，「明姝還這麼小，以後有的是機會給侯府爭光。乖，不哭了……」

現在沈容華還真不好說出真相了。

她先前那暗貶的話還可以被認為是關心妹妹，可若在這個時候指出沈明姝撒謊的事，就容易被認為是故意在爹爹面前抹黑沈明姝，失了作為長姊的風度。

爹爹心思雖然不夠細膩，但也不是傻子，她的小心思肯定會被看出來。

況且，爹爹其實並不是那麼在意她們在太學的成績，他在意的，始終是那公主伴讀的位置，那才是能給侯府帶來榮耀的東西……

沈容華自認為看得明白了，於是收斂了不平的心思，輕笑著補充道：「爹爹說的是，我們姊妹去太學，又不真正是為了學習，成績什麼的並不重要，明姝若成為公主伴讀了，也算是為侯府爭光。」

承嘉侯朝她投來讚許的目光，顯然是認同她說的話。

可明姝聞言卻抬起頭，認真地道：「去太學當然是為了學習呀，姊姊方才不是還說，我這次沒考好不要緊，日後好好學習就是了……」

她睜著一雙霧濛濛的大眼睛，歪了下腦袋，似乎很困惑，「可姊姊現在又說，去太學不是為了學習，所以姊姊到底是怎麼想的呢？」

沈容華的笑容一下凝滯，她當然是抱著第二種想法，先前說日後好好學習，不過是為了揭示明姝沒考好而順帶說的話。

女子不能參加科舉，讀那麼多書又有什麼用？

可要讓她在明姝面前說自己去太學並不是為了學習，就只是為了成為公主伴讀，無形中好像就矮了明姝一頭。

況且她腦海中不知怎的，突然浮現了宋學官先前的話——

「太學是讀聖賢書、沐先哲禮的地方。」

她心中某個地方恍若被重重敲了一下，這話就更說不出口了。

「不管姊姊怎麼想的，我去太學就是為了學習。」明姝個子矮矮的，紮著女童的花苞髻，眼睫上還掛著淚珠，說出來的話卻莫名鏗鏘有力。

「自然是要學習的。」瞧見長女面色不好，承嘉侯笑著打圓場，「只是若能同公主們相處好，也是極好的。」

明姝疑惑地眨眨眼，「可是，只要和公主關係好就能當上伴讀嗎？」

「那是自然……」承嘉侯話音剛出口，自己就怔愣住了。

明姝繼續問：「可若要真是給公主找玩伴，宮裡上上下下那麼多宮女和侍從，為什麼還要選伴讀去陪公主玩？」

像是為了緩解先前的尷尬，沈容華柔聲道：「三妹妹說笑，那些宮女的身分怎麼能和公主伴讀比？」

「是啊。」明姝點點頭，目光灼灼，「既然不是去做宮女，那為何想的都是做宮女做的事？」

這話直接堵得沈容華啞口無言。

明姝又將目光轉向承嘉侯，「明姝知道，爹爹想要我們當公主伴讀，是為了我們好，可若是成為公主伴讀只需要同公主處好關係，那皇上為何要先讓我們都入太學呢？直接定下人選不就行了嗎？」

承嘉侯看著自己面容稚嫩言語卻一針見血的三女兒，目光複雜。

明姝一臉天真地說：「就算是爹爹您想給明姝找個伴，也會更青睞品學兼優、才情出眾的吧？」

「便宜爹：不，我只想要讓妳找權勢出眾的。」666號接著她的話在一邊吐槽。聽了明姝這話，承嘉侯摸了摸鼻子，面露幾分心虛，他原本是贊同長女的話的，可聽了幼女所說的，也覺得有道理。

他於是溫聲道：「明姝說的沒錯，妳能這麼想，爹爹很欣慰。」說完再見長女神色黯然，又出聲安撫，「容華也是爹的好女兒。」

他用慈愛的目光看著明姝和沈容華，「妳們誰當上公主伴讀，爹都高興。」

繞來繞去還是離不開當公主伴讀的話，明姝和沈容華難得觀點一致，不約而同地在心中呵呵兩聲。

Crescent Family